

# 甲骨文所见殷商时期的蝗灾及防治方法

刘继刚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摘要】殷墟甲骨文中习见“𧈧(𧈧)”字,象首有触须并突出其背部之翼的昆虫形,后或追加火旁和禾旁,乃为古秋字所本。作为昆虫的秋,今指蝗虫;作为时令用词,则指秋季。甲骨文中有诸多反映蝗灾的记录。商代对蝗灾开展了一些防治活动,或用祭祀祈求神灵消灾除灾,或利用火烧对蝗进行驱赶和扑杀,或利用网具来捕捉蝗虫。

【关键词】甲骨文;蝗灾;防治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4-0055-07

## Locust Plagues and Related Prevention Measures Recorded in Oracle Bone Script

LIU Ji-g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Abstract:** The character “𧈧(𧈧)” is commonly seen in oracle bone script, with the shape of an insect with tentacles on the head and striking back wings. Later the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火 and 禾 were added to “𧈧(𧈧)”, which formed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the character 秋. As an insect, 秋 refers to the locust while as a seasonal word, it refers to autumn. There are many records of locust plagues in oracle inscriptions. In the Shang Dynasty, people dealt with the plague of locusts mainly by praying to Gods, burning with fire and catching with nets.

**Keywords:** oracle bone script; locust plagues; prevention

殷商时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甲骨卜辞反映的情况看,水灾、旱灾和蝗灾仍然是威胁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学者们结合古文字和考古材料对殷商时期蝗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sup>①</sup>,基本理清了“蝗”字的衍变过程和蝗灾的相关情况。但上述研究中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对于蝗灾材料的系

[收稿日期] 2017-04-17

[基金项目] 2012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甲骨文所见殷商灾害研究”(12CZS046);“2014 年河南省教育厅创新人才计划”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继刚(1973-),男,历史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从事先秦灾害史研究。

① 彭邦炯认为:𧈧,当指蝗虫,是𧈧的本字,甲骨文的𧈧字原为蝗虫形,后来简化讹变,加上了虫旁,由简增繁,才至𧈧字(《商人卜辞说——兼说甲骨文的秋字》,《农业考古》1983 年第 2 期)。范毓周通过对《摭续》第 216 版卜辞中所见之“𧈧”与“田”连用的解读,进一步论证了蝗虫是影响农业收成的一种灾害,并强调该条卜辞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蝗灾记录(《殷代的蝗灾》,《农业考古》1983 年第 2 期)。王贵民认为,甲骨文中已有蝗字,商代虫害严重,商人祈求上帝保佑以驱除灾害(《商代农业概述》,《农业考古》1985 年第 3 期)。郭旭东认为,殷商时期,人们对蝗虫的危害已有十分清楚的认识,经常占卜它能否到来,并祈求神灵和先祖帮忙宁息蝗灾(《殷商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相关问题》,《史学集刊》2002 年第 4 期)。

联还不够完善。本文拟通过对卜辞的进一步系联整理并结合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更为全面地展示殷商时期蝗灾的相关情况,以期对华夏文明早期的自然灾害研究有所裨益。

## 一、出土甲骨文所见的“𧈧(𧈧)”字及其含义

殷墟甲骨文中习见“𧈧(𧈧)”字,原字形写作:𧈧(《合集》11535 宾间 A 类)、𧈧(《合集》9632 宾一类)、𧈧(《合集》7343 宾二类)、𧈧(《合集》11540 宾三类)、𧈧(《合集》28114 何一类)、𧈧(《合集》24115 出二类)、𧈧(《合集》33230 历二类)、𧈧(《合集》28206 无名类)、𧈧(《屯南》2227)、𧈧(《合补》10936),相关的形体亦可见:𧈧(《合集》29715 无名类)、𧈧(《合集》32854 历二类)等<sup>①</sup>。

关于古“𧈧”字的释读与解析,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过去有学者将其隶作“𧈧”。叶玉森先生认为应该是蝉的一种。董作宾先生赞同叶说,他认为,此字“甲骨文中夏之形,象蝉之侧面”<sup>②</sup>。饶宗颐先生认为:“卜辞𧈧又作𧈧又作𧈧,借为𧈧即‘秋’字”<sup>③</sup>。唐兰先生在《殷墟文字记》中将𧈧释为𧈧,认为是虬,卜辞借为秋,或是从焦,有敛聚之义,会秋时收聚五谷之意。于省吾先生则认为:“或以‘𧈧’乃象蝗虫之形。卜辞‘告秋’、‘宁秋’之祭,均与灾异有关。解为蝗祸皆可通。蝗至秋时为害最烈,故可引申为春秋之‘秋’。‘𧈧’字仍当以取象于蝗虫即‘𧈧’为是”<sup>④</sup>。于说甚是。王贵民先生亦指出:认为此字为蝗虫,很有可能,因为甲骨文中的𧈧字有用作灾害意义的<sup>⑤</sup>。此与于说相合。

通过梳理甲骨材料,该字见于著录的相关材料有 210 余条。如果从字体构形来看,古“𧈧”字,早期象首有触须并突出其背部之翼的昆虫形,后或追加火旁和禾旁,乃为古“秋”字所本。我们认为作为时令用词的“秋”,当指秋季(卜辞习见“今秋”的记载);而作为昆虫的“秋”,则指今人所说的蝗虫。殷墟甲骨文中有多条反映蝗灾的记录,如“乙亥卜:其宁𧈧夕至于𧈧?”(《合集》32028 历二类);“其宁𧈧于帝五玉臣,于日告? / 贞:甲申𧈧夕至,宁,用三大牢?”(《屯南》930 历二类)此二例皆为商王祖甲执政时期的历二类卜辞。很显然,辞中所见之“𧈧”,皆指蝗虫(又称阜螽或蚱蜢)而言。

## 二、考古所见殷商时期的蝗虫

考古发现证实殷商时期人们已经对蝗虫了一定的认知。1976 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妇好墓(安阳殷墟五号墓)<sup>⑥</sup>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枚圆雕玉器,浅绿色,有褐斑。其造型生动,

① 本文使用的主要古文字著录简称如下:《合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3 年。《屯南》,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 年。《乙编》,《小屯·殷墟文字乙编》(董作宾),1948 年 10 月上辑,1949 年 3 月中辑,商务印书馆,1953 年 12 月下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 年 3 月,科学出版社重印(下辑)。《英藏》,李学勤、齐文心、艾兰编:《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5 年。本文有关卜辞的“分类与断代”主要参考了以下著作: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科学出版社,2007 年。杨郁彦:《甲骨文合集分组分类总表》,(台北)艺文印书馆,2005 年。崎川隆:《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王建军:《宾组卜辞的字形特征及类型划分》,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10 年。

②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832 页。

③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 年,第 37-38 页。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833 页。

⑤ 王贵民:《商代农业概述》,《农业考古》1985 年第 2 期。

⑥ 郑振香、陈志达:《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77 年第 2 期。



图1《考古学报》197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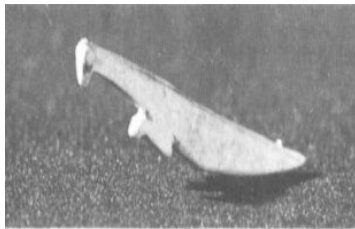


图2《考古学报》19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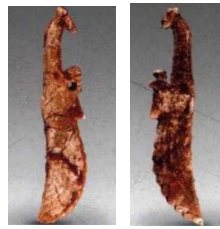


图3 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

身量细长,昂首挺立,圆眼突起,双翅并拢,下有两较大后肢前屈(见图1)。1981至1984年,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sup>①</sup>发现了乳白色玉器,形似螳螂,长6.8厘米,厚0.6厘米(见图2)。200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大司空村东南、豫北纱厂厂区中部偏北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勘探和发掘,在T1418M303中发现了两件玉件乳白色玉器。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勾首,翘尾,卧伏,栩栩如生。体长6.0厘米左右,厚0.4厘米左右(见图3)<sup>②</sup>。考古工作者将上述四件器物皆认定为螳螂。但学界亦有不同意见。范毓周先生认为:“原报告称为玉螳螂,但从其形态特征看,似以称玉蝗虫为宜。”他进一步指出:“这件玉雕蝗虫作为一件艺术品随葬,固然未必含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至少可以证明,商代早在武丁时期,即已注意观察蝗虫,并以如此逼真的造型雕琢出这样高度艺术化的艺术珍品,无疑是蝗虫和当时人们发生着相当密切关系的反映。”<sup>③</sup>我们同意范先生玉雕蝗虫的观点,但对“未必含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持不同意见,我们认为,这件玉雕器物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即对待死者如其生前一般,许多陪葬品都与墓主人生前的活动息息相关,同时亦可寄托着生者对逝者的祝福。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除了礼器、兵器之外,还有很多动物形状的玉饰。大致可分为兽类、禽类、鸟类、鱼类和昆虫类等,每种动物都有其不同的含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玉饰中有鱼、青蛙和蝗虫三种动物,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即群居和具有强大的繁衍能力。《诗经·螽斯》载:“《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正义》曰:“此不妒忌,得子孙众多者,以其不妒忌,则嫔妾俱进,所生亦后妃之子孙,故得众多也。”<sup>④</sup>此篇是称颂周文王正妃太姒,胸襟宽广,容后宫妃嫔,使文王子孙众多。这里巧妙借用了螽斯的两个特点,一是群居,一是繁育后代能力强大。妇好是商王武丁的三个配偶之一。据相关卜辞分析,妇好曾多次出征讨伐对方国,武丁非常关注其身体状况,并为之占卜,以期能够禳灾祛疾。如:“贞:妇(好)弗其凡有疾? / 贞:妇好凡有疾? / 贞:妇(好)羸? / 不其羸?”(《合集》709 正宾一类)“妇好弗疾齿?”(《合集》773 甲宾一类)“贞:□于妣甲御妇好𩚑?”(《合集》13663 宾二类)另外,卜辞习见诸多占梦之辞。如“贞:王梦妇好,不惟孽?”(《合集》17380 宾二类)很显然,武丁通过此次占梦,以此来传达对作为鬼神妇好的敬畏。可见,因妇好生前深受武丁之宠爱,商王自然也会寄予其厚誉,并以鱼、青蛙和阜螽(即蝗虫)作为其美德的象征。妇好过世之后,武丁也时常魂牵梦绕,甚至将自己得病的原因归究为其人鬼作祟。这可能才是妇好墓中随葬蝗虫玉雕器物的特殊意义。

由上分析,殷商时期蝗虫不只是与人们的生产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而且人们对于蝗虫的生活特征也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①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②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③ 范毓周:《商代的蝗灾》,《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④ 李学勤编:《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 三、殷墟出土甲骨文所反映的蝗灾

为研究方便,我们对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所见的“𧈧”字(前文已说明有学者将此字隶作其他形体,为方便书写,下文一律写作“秋”,不再另注)符号剪切了30余例,以上所示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诸多有关“秋”的卜辞中,有些非常明确的问卜“秋(即蝗虫)”是否危害商王国的农业生产。这反映出商王对当时发生蝗灾的极大关注。限于篇幅,我们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探讨。

## (一)卜“秋(即蝗虫)”至

- (1)庚申卜,出贞:今岁秋不至兹商?二月。/贞:秋其至? 《合集》24225 出一类  
 (2)……𧈧……秋再至商?六月。 《龟》2·15·9  
 (3)癸酉贞:[秋]不至? 《怀特》1600

上揭例(1)占卜“兹商”今年会不会出现“秋”至,即遭遇蝗灾蝗祸?关于“兹商”的位置,当指商王畿,即今天的安阳。此外,卜辞中的十至十二月,以及来年的一、二、三月常称春。所以,当时商王畿内的农作物或许正面临严重的春旱,商王担心蝗虫会不会来袭?例(2)问卜“商”地是否会发生较大规模的蝗灾?辞中之“商”,亦应指商王畿内的区域。此例所署的时间是六月,这是殷历的秋季。例(3)是怀特氏收藏的一片反映蝗灾的甲骨,该片未记录商王关注蝗灾的地理区域以及月份。由上可知,殷商时期,不论是春季还是秋季,在商王国广袤的农田里都有可能遭遇蝗虫的危害,因此,商王十分关心蝗虫“至”与“不至”的问题。

## (二)卜“秋”雋、大雋

- (4)乙酉卜,宾贞:……秋大雋? 《存》1·1192 宾二类  
 (5)乙未卜,宾贞:于𧈧告秋? / 乙未卜,[宾]贞:于上甲告秋,[大雋]? / 贞:丁巳雨? 《合集》9629 宾二类  
 (6)丁酉贞:秋不雋? / 其秋雋? 《人》2362  
 (7)壬戌…于…/壬戌贞:其告秋雋于高…… 《合集》33226 历二类  
 (8)□戌贞:其告秋雋于高祖𧈧,六□? 《合集》33227 历二类  
 (9)癸……/□酉卜:于……告秋雋。 《合集》33232 历二类

上举(4)(5)辞,是由贞人宾的问卜。此二辞记录了商王武丁在乙酉、乙未两日分别问卜商王国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蝗灾。姚孝遂先生在《甲骨文字诂林》“雋”字按语下指出:“雋”字用作动词,主要有“雋众”和“秋雋”,均有聚集之义。“秋雋”、“秋大雋”,当指蝗虫为患,祭告于神祖<sup>①</sup>。卜辞中相告祖神之事,多属意外遭遇而需要得到祖神佑护的棘手艰难之事,如方国侵扰、水火蝗、雷电、日月之食、地震山崩以及各种怪异灾变等,蝗灾亦属此类。辞中之“大雋”有大规模地发生之意。例(6)是问卜蝗虫会不会大片大片成群地飞来。这是商王十分关注的一种自然灾情,唯恐遮天蔽日的蝗虫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要虔诚地告(禘)祭上甲和高祖𧈧等祖先神灵。例(7)(8)(9)三辞,皆属历二类,是商王围绕“告秋雋”之事进行的占卜,此不赘言,下文还要谈及。

## (三)卜“秋”出于田

- (10)癸酉卜:其……/弜亡雨? /秋其出于田? 弜…… 《捭续》216

细审摹本,此当为一版残存的骨条。该骨条自下而上书刻四条卜辞。前文已提到范毓周先生对该版卜辞做过解读。今从第二条所见之“弜”来看,原字形写作从二弓会意,读作(今作强)之本字,此为否

<sup>①</sup>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1724页。

定词。商王先卜问不会没有降雨吧? 接下来又问蝗虫会不会危害农田? 这是“秋”与“田”连用的一条重要卜辞,也是商王在久不下雨、旱极而蝗的情况下,十分担心蝗虫对商王国的农作物会造成大面积危害。

#### (四)卜“宁秋”

- (11)乙亥卜:其宁秋于絜? 《合集》32028 历二类  
 (12)其宁秋于帝五玉臣,于日告? 《屯南》930 历二类  
 (13)庚午贞:秋大雩,于帝五玉臣宁?才祖乙宗卜。恂用。 《屯南》34148 历二类  
 (14)贞:宁秋,来辛卯彤? 《甲》3642

以上例(11)(12)(13)都是商王祖甲执政时期的占卜之辞。很显然,辞中所见之“𩇛”,皆指蝗虫而言。辞中之“宁𩇛”,是祖甲为止息蝗灾而举行的一些祭祀活动。历二类卜辞中屡见“帝五玉臣”,其为宁秋的对象,也就是说“帝五玉臣”可消弥蝗灾。无名组卜辞有“帝五臣”和“帝臣”之称,其为求雨的对象。“帝五玉臣”、“帝五臣”和“帝臣”应是同一概念的不同称谓,是不同时代的用法,其皆指“上帝在天廷中的属僚”。从现有卜辞而论,不同组类卜辞中,其神能也有变化。

#### (五)卜“告秋”于某(神灵)

- (15)甲申卜,宾贞:告秋于河? 《佚》525  
 (16)丙辰卜,宾贞:其告秋于上甲,不□惟其□惟……/ 丁丑[卜],□贞:有……  
 (17)贞:于王[亥]告秋? 《合集》9628 宾二类  
 (18)丁巳[卜],□[贞:告]秋[于]西[邑]? 七月。 《合集》9630 宾二类  
 (19)[乙]未卜,宾贞:于□告秋? 一月。 《合集》9631 宾二类  
 (20)其告秋,上甲二牛? 大吉。 《合集》9632 宾二类  
 (21)□戌贞:其告秋 雩于高祖𩇛,六□? 《合集》28206 无名类  
 (22)壬……其寻告秋? / 弜告秋于上甲? 《合集》33227 历二类  
 (23)其告秋于上甲,一牛? / 壬午卜:其 𩇛秋于上甲,卯牛? 《合集》33230 历二类  
 (24)□□贞:其告秋于上甲…… 《屯南》0867 历二类  
 《屯南》1095 历二类

上揭诸辞之“告”,字从口,与言语有关,当读为“诰”。许慎《说文解字》:“诰,告祭也。”即以祭祀方式告知祖神某些事项,其实是由巫祝向神祇祷告的一种告祭仪式。“告秋”是将发生蝗灾之事以诰祭的形式向祖神报告,为求其护佑。以上诸辞中“告秋”、“告秋”的对象多为先公上甲和高祖𩇛、王亥等。此外,还有河以及其他神灵。

例(18)(19)所署的时间分别是七月和一月。七月份发生蝗灾的区域为“西邑”,“西邑”的位置可能在畿内的西部。据科学界研究,安阳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受东亚季风气候的影响,主要的蝗虫种类是东亚飞蝗,每年可发生2至4代。关于蝗虫的生长环境,明代农学家徐光启认为:“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必也骤盈骤涸之处。”<sup>①</sup>据卜辞可知,每年的春季(殷历十月至来年的三月)或季节交替前后,殷都一带容易出现旱情,这给东亚飞蝗的发育和繁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也使黄河中下游的滩地成为飞蝗滋生的适宜场所。

## 四、殷商时期蝗灾的防治方法

蝗虫对农业极具破坏作用,前文诸多辞例已表明,殷商时期发生蝗灾的情况尤为严重。殷人面对

①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4《荒政》,中华书局,1956年,第918页。



蝗灾的频繁发生,并非无计可施,听之任之,而是想尽各种办法加以驱除。殷墟甲骨文所见的防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 (一) 弭禳

弭禳是指向神灵或祖先祭拜,以避免受到蝗灾的侵害。其实,这是一种由衷的祈祷与消极的迷信相互依赖的纠结。殷人的弭禳行为,常常通过“告”与“宁”的祭神方式,以求达到禳除蝗祸的目的。告(禱),就是向祖先和神灵祷告,问卜是否会发生灾害;宁,是期盼能止息灾害。

诚然,殷人之所以信奉神灵,是因为他们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主宰自然、超越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主宰着自然,还时时刻刻掌控着社会,因而对其敬畏和崇拜。殷墟甲骨文中的祭祀卜辞充分证明,商王朝的统治者敬畏和崇拜的鬼神是很多的。据学者们研究,有上帝这个至上神,有日、云、风、雨、雷等自然神,有高祖、先公、先王、先妣等祖先神;商王及王室贵族对上述诸神进行着极其频繁、极其复杂的祭祀活动。从上举辞例来看,殷人为消弭蝗灾,祭祀的先祖主要有:夔、王亥、𩇛以及𩇛,先公主要是上甲,先王主要是祖乙,自然神主要有:河、岳、土(社)以及“帝五玉臣”等。可见这些神灵,在殷人眼里,都具有相当大的止息蝗灾、驱除蝗祸的权能。商王及王室贵族对以上诸神频繁地举行祭祀,从而更印证了先秦古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sup>①</sup>。殷人凡事必卜,并以此来传达上帝、鬼神和祖先的意志,视人间的吉凶祸福为鬼神之所为。殷人对所遭遇的蝗灾、水灾以及旱灾等进行弭禳,此被后世学者称为“天命主义的弭禳论”<sup>②</sup>。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外,从上举辞例来看,殷人的问卜往往与对天象的观测以及占断有关。天气的瞬息万变,直接影响着商代的农业发展。从播种到中耕到收获,殷人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防蝗与灭蝗经验,也不是仅仅依靠通过占卜来达到目的的。

### (二) 火烧

前文已经谈到殷人从事农业生产常受蝗虫之害,卜辞多见商王对蝗虫至与不至的问卜,并有宁秋与告秋主要祭神方式,所祭拜的主要对象多为自然神灵、远祖神灵、先公上甲以及近祖祖乙等。这是一种消极的禳灾办法。实际上,在殷墟甲骨文中,除了用网捕之外,我们很难梳理出其他具体的灭蝗手段。有学者从村南系带“火”的“秋”字形体(参前文《合集》29715 无名类、32854 历二类等),以此认为这是殷人用火灭蝗的主要证据。杨升南先生就曾指出:“秋字既与灾祸相连,就是蝗虫的蝗,当是可能的……从火,表示用火灭掉蝗……甲骨文秋字从火,正是商人灭蝗的方法之一。”<sup>③</sup>彭邦炯先生在释“𧈧”与“秋”的演化关系时也指出:秋字成为谷熟季节之意,也当是以烟火驱杀了危害禾苗的𧈧蝗,从而保住了禾苗才有谷熟可收而引伸出来的意思,只有烟火驱杀了吃禾的蝗虫,才与谷熟收获相关<sup>④</sup>。用火驱赶蝗虫的方法到春秋时期依然使用。《诗经·大田》:“既方既皂,既坚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sup>⑤</sup>。《正义》曰:“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蠹,食节曰贼”<sup>⑥</sup>。《尔雅》云:“随所食为名。”<sup>⑦</sup>郭诱注曰:“皆蝗类也。”<sup>⑧</sup>诗中所列都是蝗虫之属,都会残害田里的庄稼。怎

① 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第813页。

②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1页。

③ 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0-181页。

④ 彭邦炯:《殷人卜𧈧说》,《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⑤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49页。

⑥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正义》,第849页。

⑦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正义》,第849页。

⑧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正义》,第849页。

样去除它们呢,遵照田祖之神的启示,以炎火驱赶之。朱熹《诗集传》训为:“必去此四虫,然后可以无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愿田祖之神,为我持此四虫,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为证。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瘞,盖古之遗法如此。”<sup>①</sup>《吕氏春秋·不屈》云:“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sup>②</sup>由上可知,殷周之时以火烧之法灭蝗是可能的。王宇信、杨升南两位先生还认为:有的“秋”字下从火,当是从火攻的一种积极办法。用火烧灭蝗,时至近代在河南等地还是百姓所用的一种方法。据河南人讲,从前遇蝗灾时,民众毕出捕打蝗虫。打下的蝗虫甚巨,或挖深坑掩埋,或置于火堆焚烧。从火的“秋”字,正是殷商时期人们就已采用的一种灭蝗的积极方法<sup>③</sup>。

### (三)网捕

殷墟甲骨文中还有两则辞例,当与治蝗有关。

(25) 𠄎(惟)秋令 𠄎?

(26) 庚戌卜,贞:有𠄎秋,惟帝令 𠄎?

《前》5·25·1

上揭例(25),于省吾先生指出:该辞所见的 𠄎,字从 𠄎,乃 𠄎即毕之省体,象田网之形<sup>④</sup>。于氏的解析十分中肯。从梳理甲骨材料来看,从网的字例较多。这说明当时的网捕技术已较为发达。例(26),“秋”前一字,不好释读,但就其构形来看,网居其上,似将蝗虫全部罩住之意,此字很形象地反映了殷人用网捕捉蝗虫的情景,因此,商代网捕当是较为普遍的。郭若愚先生据此也推断,殷人对付蝗虫已经“采用网捕捉的方法”<sup>⑤</sup>。我们认为,殷商时期,既然先民们发明了田网,那么,用网这种很实用的方法来捕捉蝗虫,应该是既合理又普遍的现象。前文已提到,传世文献对治蝗的方法也有不少记载。仅就《春秋》所记,桓公五年秋、庄公二十九年、僖公十五年、文公三年、文公八年、宣公六年、宣公十三年秋、宣公十五年秋、襄公七年八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哀公十三年九月和十二月,都有“螽灾”(即蝗灾)发生。遗憾的是,这些记载都未提及灭蝗的具体方法。前文提到的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吕氏春秋·不屈》所云:“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农夫如何而得?《汉书·平帝纪》亦云,元始二年(公元2年),“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sup>⑥</sup>。民众又如何捕蝗?可以推想,春秋时期除沿用商代以火诱杀蝗虫外,极有可能还使用了带柄的网具来捕杀蝗虫这种既经济又实用的方法。

## 五、结 语

以上所述治蝗的方法,主要基于对甲骨材料严谨的释读与分析,较为有效的方法:是火烧和网捕。殷商时期,农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随着农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加之其他因素,蝗虫对农业的危害也日益增多。从梳理卜辞来看,商王卜问蝗虫会不会来袭,以及是否对农业收成构成威胁,怎样才能做好防御工作?诸如此类的辞例,都集中反映了商王对国计民生的高度关注。当天不作美,伴随着漫天飞蝗,殷人有限的抗灾能力,有时很难有效的加以防御。商王笃信鬼神,用祭祀祈求神灵进行消灾除灾,看似迷信消极,但仍为后人所理解。除此之外,用火攻技术对来犯之蝗进行驱赶和烧杀,尽管这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方法,但在当时来说,却非常行之有效;通过研读卜辞,还使我们看到了

(下转第136页)

① [宋]朱熹:《诗集传》卷13《小雅·甫田》,中华书局,2011年,第208页。

②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卷18《审应览·不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9页。

③ 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33页。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2834页。

⑤ 郭若愚:《释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⑥ [汉]班固:《汉书》卷12《平帝纪》,中华书局,1992年,第353页。